



莫里哀戏剧故事选

Molière Xiju Gushixuan



莫里哀戏剧故事选

Molière Xiju Gushixuan

章以武 艾鸣 等 改写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剑萍、刘振盛

版面设计：陈汉中

莫里哀戏剧故事选

章以武 艾 鸣等改写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4.25印张 1插图 73,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840册

书号10111·1408 定价0.61元

出版说明

我们从外国文学宝库中，选择了一批有口皆碑的名著，改写成为这一套外国文学名著普及本。目的是把世界优秀的文学遗产普及到广大读者中去，让读者花费不多的时间，欣赏到这些优秀的世界文化珍品，从而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增广见闻。同时，还可以培养爱好文学的兴趣，提高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改写本保留了原著的重要情节、人物的重要活动、精采的语言文字。全书简明扼要，易于为读者接受。

为了做到图文并茂，这套文学名著，每种都附有精美的插图。

这套名著，第一批共出十种，今后将陆续出版。

著名作家萧殷同志担任这套丛书的顾问。

目 次

莫里哀和他的喜剧.....	字 甫 1
可笑的女才子.....	5
伪君子.....	19
吝嗇鬼.....	51
贵人迷.....	89
司卡班的诡计	105

莫里哀和他的喜剧

宇 甫

莫里哀真名叫让-巴蒂斯特·波克兰，1622年2月15日出生于巴黎一个中上层资产阶级家庭。他从小迷恋戏剧，常跟外祖父到住家附近的市集去观看演出。中学时代，他积极参加学生们自己组织的排演活动，初步显示出他的戏剧才华。他十八岁从师学艺，就教于意大利一个著名的喜剧演员。1648年，莫里哀放弃“王室侍从”的继承权，跟几位热心戏剧的朋友一起组织“光耀剧团”，正式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同年年底，为了摆脱经济窘境和权贵的压迫，他率领剧团到外省作巡回演出。这期间，莫里哀一心扑在戏剧上，既当领班，又当演员；既当导演，又写剧本。在外省遭遇的种种厄运和磨难，不仅使莫里哀感受到人生的艰辛，在思想感情上接近劳动人民，而且使他增长了不少社会知识，学到了民间戏剧的优良传统。

1658年，莫里哀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巴黎，一下子便惊异地感觉到，原先在贵族沙龙中流行的那种交文嚼字、故作风雅的习惯已经蔓延到社会上，进入到市民阶层中。他对这种令人作呕的怪现象非常厌恶，于是写了进京后的第一个作品——独幕散文剧《可笑的女才子》，把矛头直戳了当地指向贵族社会。该

剧被认为是莫里哀创立古典主义喜剧的真正开端。

1664年，莫里哀写出了他的代表作《伪君子》。以这部五幕诗体喜剧为契机，莫里哀与贵族和教会的反动势力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恶战。

该剧的主角名叫答尔丢夫，是个典型的宗教骗子。他以伪装的虔诚，骗得富商奥尔恭的信任和崇拜后，更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奥尔恭答应将女儿许配给他，他犹未满足，还想把奥尔恭的续弦夫人弄到手。当然，他的丑行终于被揭露，落得身陷囹圄的下场。

由于这个戏无情揭露了教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使这伙魑魅魍魉感到如锋芒刺背，坐卧不安，才演出头三幕，巴黎大主教便亲自出马，以该戏“否定宗教”为名，迫使国王下令停止公演。面对恶势力的猖狂进攻，莫里哀没有丝毫退让。经长达五年的艰苦斗争，《伪君子》终于同广大观众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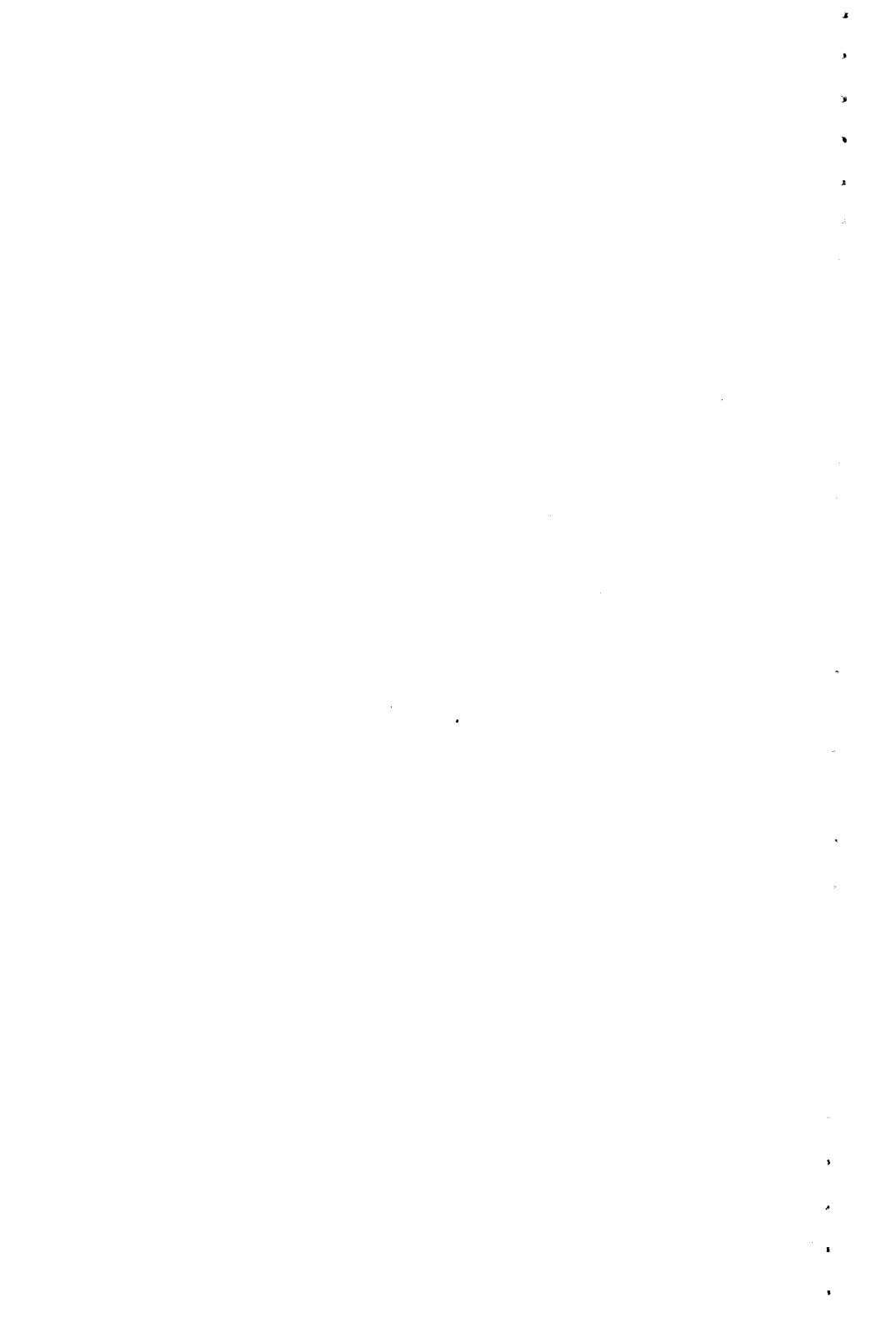
到了后期，莫里哀将讽刺的锋芒转向上升的资产阶级。1668年，他创作了另一部代表作《吝啬鬼》，成功地刻划了资产者贪婪吝啬的丑恶本质，证明金钱被神化后所起的巨大破坏作用。两年后，他写成《贵人迷》，通过主人公汝尔丹醉心贵族的种种丑恶表演，描绘了资产阶级企图挤进贵族阶层的庸俗心理。

《司卡班的诡计》是莫里哀晚年完成的一部重要剧作。它通过听差司卡班为成全两对情人的婚事，巧施诡计，把吝啬的主人骗得懵头转向的故事，歌颂了“下等人”的智慧，抨击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

莫里哀一生创作了近三十个剧本，演出过二十多个重要角色。1673年2月17日，他带病参加自己创作的《无病呻吟》的演出，终于倒在舞台上与世长辞。

莫里哀继承法国民间艺术的优良传统，吸收当时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流行的“即兴喜剧”的表现手法，创立了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在法国戏剧史、乃至欧洲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喜剧的最大特色，就是直接嘲讽现实，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他善于运用讽刺的武器，鞭辟入里地“抨击本世纪的恶习”。他塑造的人物形象逼真、性格典型，能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莫里哀的喜剧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是世界文学中一份珍贵的遗产。直至今今天，他的喜剧仍然是世界各国舞台经常上演的剧目，其中《伪君子》、《吝啬鬼》都曾在我国舞台上演过。现在，我们选出他在各个时期创作的最有代表性的五个剧本改写成故事，这些剧作都是在阶级斗争的漩涡中产生的，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法国社会风尚、了解这位喜剧大师战斗的一生以及所达到的戏剧成就都有一定帮助。



可笑的女才子

玛德隆小姐和她的堂妹妹喀豆小姐，从内地来到了繁华的巴黎。她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上流社会的风雅空气，渐渐地也跟着讲起时髦，扮起花俏来。她们穿着十分讲究，衣服裙子不用说，连布袜罩也非找上等裁缝做不可。说起话来满口是从风雅社会杜撰来的名词，比如不说“镜子”而说“美之顾问”啦，不说“椅子”而说“谈话之利器”啦，不说“面颊”而说“羞耻的宝座”啦，不说“牙齿”而说“口之家具”啦，等等。无论在哪一方面，两姐妹都想表现得风雅一点，甚至连自己原来的名字也嫌太俗气，要另起个雅致的名字。玛德隆对父亲高尔吉毕斯说：“两个名字用上一个，最美丽的传奇也会挨骂。”喀豆对伯父说：“只要听觉有一点点灵敏，听见这些字眼就要一百二十分痛苦。”于是，姐姐选了个“波莉克赛纳”的名字，妹妹自己取名“阿曼特”。两姐妹都在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女才子，渴望着进入巴黎的上流社会。

更有趣的是，两姐妹都幻想着有一段传奇式的恋爱史。她俩年纪都不小了，挑挑拣拣的，还没个主。年老的高尔吉毕斯是一个富有的资产者，未免为女儿和侄女的婚事着急，他好不容易才给她们找来了两个年轻的求婚人，一个叫格朗吉，一个叫克瓦西，那天，他再三吩咐要把他们当作他看中的女婿来招待。谁料年轻人一见面就不欢而散。格朗吉和克瓦西受到了难堪的冷落。两位小姐差点没给他们椅子坐，谈话中她们老咬耳朵，打呵欠，揉眼睛，老问几点钟。两个求婚人憋着一肚子气走了。

高尔吉毕斯连忙去问两位小姐是怎么回事。玛德隆告诉他说，两位求婚人的做法不合规矩，一开口就谈结婚，真是俗死人了。老头子不同意女儿的看法，他对女儿说，结婚是一件又

简单又神圣的事，用不着讲究什么风情和风度，开门见山并没有什么不好。玛德隆却认为，如果象父亲说的那样，一部传奇岂不是三言两语就完了？于是她絮絮叨叨地向父亲诉说起谈情说爱的“三部曲”来。她说：

“除非经过什么风险，否则，结婚就不该实现。一个做爱人的，想讨人喜欢，就该懂得表达美丽的情愫，懂得怎样宣扬甜蜜和热烈。首先，他应当到教堂、或者散步的地点、或者举行某种公共仪式的场合去看他们心上的人；再不然就是，姻缘前定，亲戚朋友凑巧把他带到她的公馆，离别的时候，他显出一副有心事和忧郁的模样。他有一阵子瞒住他的热情，不叫喜爱的人知道。同时他拜访她几次，这期间少不了要讨论关于风情的话题。比如爱与被爱，哪一样更好受呀？夫妻之间有没有爱情呀？美人应当不应当妖娆呀？情人应当不应当服从情妇不公正的吩咐呀？真正的爱情会不会妒忌呀？等等，等等。然后，表白的日子到了，表白应该到一所花园的幽径去做才是，同时离别人也要稍微远些；他一表白完，女方就该害羞了，忽然动怒，有一阵子，把爱人从面前赶走。随后，男方想方设法来平女方的气，让女方不知不觉就习惯于听他讲解他的热情，引出女方那句难以出口的话来。这之后又起了风险：情敌从中作梗，父亲阻挠，由误会而引起妒忌、抱怨、绝望、抢亲……这才是订婚的真正方式，也是按照真正风情而不可少的规律。可是他们一见面就谈结婚，把谈爱看成签订婚约，简直是拿传奇倒过来写！”

“这是什么鬼话，难道这就是高贵的风格？”老头子听不下去了。喀豆急忙给姐姐帮腔：

“真的，伯父，姐姐的话是对的。那些完全不懂风情的人，

怎么好正经招待啊？他们简直是愚昧无知，根本缺乏那种头一面就给人以好感的风度。说是为了爱情来拜访，可是裤子光溜溜的，连膝襻（膝盖前的一种装饰品）也没有，帽子也不插羽毛，头发零乱，……我的上帝，这叫什么样的情人哟！装束那样素淡，谈吐那样枯燥，实在叫人受不了。我还注意到，他们的领花不是上等裁缝做的，裤子也不够宽，欠半尺多……”

高尔吉毕斯听得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全都疯了，叽哩咕噜，我连一句也听不懂。那两位先生，我知道他们的家庭和财产，我决定要你们一心把他们当丈夫看待。你们年纪不小了，我也懒得再担待你们下去。”玛德隆慌了，急忙恳求父亲说：“我们才到巴黎不久，您就答应我们呼吸呼吸上流社会的空气吧。您就由着我们从从容容编出我们爱情的传奇，别一下子就逼我们把结尾做出来吧。”高尔吉毕斯火了，大声嚷道：“再说一遍，你这些废话我一句也听不懂，闲话少说，你们两个丫头不在最近结婚，就给我到修道院做嬷嬷去！”

两位小姐回到闺房，不住地叹气，埋怨老头子太俗气，太固执了。玛德隆说：“我简直就不能够说服自己，他怎么会养出我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儿来。我相信我有一天会遭逢什么奇遇，发现自己的身世更显赫的。”喀豆也说：“我相信会的。”

正当她们嘀嘀咕咕没个完的时候，那两个求婚人格朗吉和克瓦西商量着一个报复这两个傲慢无礼的小姐的计划。格朗吉把自己的仆人马斯卡里叶和克拉西的听差姚得赖找来，吩咐他们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有一天，玛德隆两姐妹正在房里忙着做嘴唇膏，忽然使女玛罗特进来报告说，有一位叫马斯卡里叶的侯爵要来看小姐。玛德隆一听是侯爵，可高兴啦，连忙对玛罗特说：“快！快去找

我们可以见他。毫无疑问，他一定是一位才子，听见谁讲起了我们。”喀豆也说：“一定是喽。”两姐妹决定就在大厅接待客人。玛德隆对玛罗特说：“快！快到里面去给我们举着美之顾问。”又对妹妹说：“我们得赶快打扮起来，不要辱没我们的名声。”

不一会，马斯卡里叶侯爵进来了，只见他风度翩翩，举止斯文，行过了礼就说：“小姐们，我斗胆拜访，不用说，你们会感到惊奇；不过，给你们引起麻烦的是你们的名誉；你们的声望对我的诱惑是那样大，我到处跟着它跑。”这个自命风流的仆人，果然能说会道，一开口就讨人喜欢。玛德隆说：“你要追寻声望，就不该到我们的地面行猎。”喀豆说：“想在舍下看见声望，就得你把它带来。”侯爵见女主人这么谦恭，说话这么文雅，就进一步恭维女主人说：“啊！果然名不虚传，你们要把巴黎的风情全都赢去了。”玛德隆听了，象喝了蜜糖一样，心里甜滋滋的。她说：“你太客气了，你的赞扬有点过于大方，我们不能够真就拜领你的恭维的甜蜜。”喀豆连忙叫下人把“谈话之利器”端来。马斯卡里叶没有坐下，他先问：“府上对我安全不安全？”喀豆觉得他问得奇怪，便反问道：“你害怕什么？”马斯卡里叶很诙谐地说：“偷盗我的心，杀害我的自由。我看见这里有些眼睛，样子象亡命之徒，攻打自由，待人就象土耳其人欺负摩尔人一样。好家伙，怎么我才靠近，它们就摆出了杀人的架式？啊！真的，我起了疑心，我要逃之夭夭了。”他的这些话，意思是说女主人的眼睛在诱惑着他，他担心成了她们的俘虏。他说得多么幽默风趣，把两个女主人都逗乐了。她们觉得他简直是欢笑性格的典型。姐姐温和地说：“请你不用害怕，我们的眼睛没有恶意，你可以安心睡在它们的贤明之上。”妹妹敦促客人快点坐下，她用非常温柔的声音说：“先生，这张椅子朝您伸

胳膊，伸了有一刻钟了，请您不要拒之千里之外，您就满足一下它想吻抱您的愿望吧！”马斯卡里叶按照巴黎风雅社会的礼节，从口袋里取出一把牛角大梳子，慢条斯理地把头发梳一梳，又理一理又宽又长的镶花边的白颜色的膝襻，这才坐了下来。

马斯卡里叶一坐下就问女主人：“你们觉得巴黎怎么样？”玛德隆随口答道：“不承认巴黎是大宝库，鉴赏才情和风情的中心，就等于站在理性的对面。”马斯卡里叶用权威的口吻说：“依我看呀，我认为正人君子离开巴黎就没得救。”喀豆附和着说：“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真理。”

马斯卡里叶象看透了女主人的虚荣心似的，又问：“拜访你们的客人一定不少吧？府上才子有谁？”两姐妹不无遗憾地告诉客人，她们才到巴黎不久，还不怎么出名。不过，也快了，有一位女朋友答应把一些知名人士带到府上来，其中有的还是文艺界的权威人士。马斯卡里叶马上说这事由他办最灵，因为那些文艺界的权威人士全都拜访他。他甚至说，每天早晨如果没有六七位才子在旁边，他就决不起床。这些自然都是胡编瞎扯，但玛德隆却信以为真。她把自己渴望进入上流社会的想法全都告诉侯爵，并请他帮忙。她说：

“你提携我们，我们将以最大的感激之情感谢你，因为说到最后，一个人想进入上流社会，就该全部认识这些先生。人在巴黎的名誉，就是他们鼓动出来的。他们中间有几位，只要你同他们来往，你就有了行家的声誉。即使你没有别的条件，单这也就行了。通过这些显露才情的拜访，你就可以学到种种生活上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才子的本质。这样，你就可以天天听到了风流韵事、散文和诗词的美妙交换，就可以随时知道：某先生用某主题写成最好的文章；某女士照某歌谱填好歌



词，这一位得蒙青睐，写了一首小唱；那一位由于女子负心，写了几行短句；某先生昨天献一首六行诗给某夫人，某夫人今天早晨八点钟有答复给他；某作家拟出某一大纲；这一位把传奇写到第三卷，另一位拿他的作品去付印。这样一来，社会上就敬重你了。人要是不知道这些事情，多有才情，我也看不上眼。”

喀豆也象姐姐一样毫不掩饰自己的虚荣心。她对侯爵说：“一个自命有才情的人，连别人每天写成的最短的四行诗也不知道，是十分可笑的。要是巴黎有什么新东西我不知道，而又偏巧有人问我，我就要惭愧死了。”

听两姐妹这么一说，马斯卡里叶就大肆吹嘘起来，他说他准备在府上成立一个才子学院，要是巴黎有人写下半行诗，她们两姐妹不先背下来，别人就不知道。他说他一高兴，也写两首玩玩，将来她们会看到他写的二百首歌，二百首十四行诗，四百首讽刺小诗，一千多首小唱，在巴黎的上流社会传诵，还不算谜语和像赞。他简直把自己说成个多产的诗人，两姐妹不住地称赞。玛德隆说：“我一百二十分拥护像赞，我看没比这更有风情的了。”马斯卡里叶煞有介事地说：“像赞难写，需要才情深刻；你们将来看到我写的像赞，不会不喜欢的。”喀豆也想表明自己有才情，她说：“说到我呀，我一千二百分喜爱谜语。”马斯卡里叶说：“做谜语可以练习才情，我今天早晨还做了四个，将来我给你们猜。”其实，他会不会做谜语，天知道。他刚说完，玛德隆又说她非常非常喜欢小唱，马斯卡里叶更得意了，他说写小唱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正在把全部罗马史写成小唱。玛德隆又不禁赞叹起来，她说：“啊！这一定完美到无可再美。将来你付印的话，起码要给我留一本。”马斯卡里叶当即答应给她们